

第一卷

激流

劉鄴大軍征戍記文學編

張曼華



刘邓大军征战记文学编

第一卷

激 流

陈斐琴、刘备耕、王枫林  
汪德荣、杜炳如、周承术  
主 编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二月

---

## 激 流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50,000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10319·06 定价：2.20元



激 流 (油画)





鲍加 作

## 目 录

- 刘邓大军征战记文学编序·····任白戈 (1)
- 千里跃进记·····杨国宇 (3)
- 千军万马支前急·····杨国宇 (13)
- 大军之路(组诗)·····阮章竞 (22)
- 肥城桃熟了的时节·····丁 曼 (48)
- 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曾 克 (54)
- 二百辆军械车过黄泛区·····董国法、刘 真 (62)
- “火浴”小记·····徐怀中 (65)
- 在汉江西岸·····陆柱国 (71)
- 突破乌江天险·····崔松山 (76)
- 党和生命·····寒 风 (85)
- 竹 哨·····白 桦 (107)
- 边疆的声音·····白 桦 (126)
- 驻守边疆的卫国战士·····康致行 (146)
- 老米涛和她的孩子们·····赵季康 (171)
- 苏娅在成长·····林 予 (182)
- 猛铃河之春·····林 予 (197)
- 和寒流赛跑·····吴源植 (228)
- 人 党·····赵 宏 (241)
- 好战士好学生·····李宝善 (255)
- 巧攻黑虎洞·····胡 征 (262)
- 八十一号车·····柯 岗 (282)
- 洛雅基麻和陈光才·····柯 岗 (291)
- 历史的脚步·····陈裴琴 (304)

# 刘邓大军征战记文学编序

任 白 戈

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共同统率和指挥、历时十三年之久的这支部队，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刘邓是两双肩膀挑一副担子；时而换肩，时而分担，同心协力亲密无间地统率和指挥这支英雄的部队，后来在历史转折时刻，就形成“刘邓大军”这个称呼。

这支部队发轫于鄂豫皖，点燃抗日的烽火于太行山上，而延烧到冀南、冀鲁豫和太岳，长期处在晋冀鲁豫这块四战之地，发展壮大成为四战之军。在解放战争中，它逐鹿中原，决战淮海，行进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行列；它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席卷西南，远戍云南和西藏边疆，把五星红旗插在红河之滨，喜马拉雅山上。

这支部队多燕赵健儿，打了许多胜仗，养成了英勇善战、艰苦朴素和纪律严明的作风，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同时，这支部队在革命战争中也产生了大批的作家和业余作者并吸引了各方面的作家来写它。这些作家和业余作者的作品，以巨大的热情反映和歌颂了人民革命战争，塑造了众多的人民和人民军队的英雄形象，曾经起到过鼓舞斗志、团结自己、克敌制胜，和丰富战时军民精神生活的历史作用。

编入《刘邓大军征战记文学编》各卷中的作品，有从前的旧作，也有后来的新作。从前的作品大都发表在军队内部的报刊上或编印成小册子，其中有的陆续在社会上发表或出版，但从未集

中汇编成书。今天这些旧作和新作都成了革命战争历史文学宝库中的财富，它既有文学上的鉴赏价值，可以丰富我们老、中、青三代人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精神生活；又有历史价值，有助于我们重温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以发扬英勇奋斗的作风，启迪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勇敢精神和计谋才智。因此，今天把这些作品汇编成多卷的文集予以出版，就十分必要了。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部既具有群众普通读物性质又具有文献性质的多卷文集，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日益兴旺的光景下和广大读者见面。



# 千里跃进记

杨国宇

## 一、夜渡黄河天险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下午，我发完了六百辆大车的炮弹，算一下，总重量约四十八万斤。这样阔绰的家当，还是我入伍以来的初见。

“哼！给蒋介石匪帮准备了这么充足的口粮，不知将要换取多少土地和人民的解放呢？”

我一边想，一边爬上那辆满装一〇五榴弹炮弹的美造十轮大卡车，驾驶员马上开足马力，穿过广阔的原野，驰向前方去。

到司令部，李达参谋长听完我的报告，放下他手里的卷宗，吭了一声说：

“在不十分需要的情况下，不应用那么多汽油运弹药，要知道，汽油可是远道从美国运来的哟！”

邓小平政委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也指责地说：

“据我知道，平原的大车一般都载千斤，你只装八百，太浪费民力了。”

我静静地听着。大家沉默了一会，参谋长站起来，走近墙边，右手指着墙上的地图，把脸转向我说道：

“我们今夜从孙口渡河，后方这一部分由你指挥。”

“怎么把我留在后头？”

这时刘伯承司令员立刻发现了我的疑虑，皱了一下眉头，凝视着我正色说道：

“什么前头后头，现在的战争，前头也是后头，后头也是前头！”

我没作声，轻轻地倒退两步，向后一转，踏出门槛就走了。

晚七点钟，我带着大队人马车辆，刚到孙口，正准备开渡，就听到敌机已发出令人厌恶的饿狼式的嘶叫，照明弹照得半天通明，一阵又一阵疯狂的轰炸和扫射。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有半点迟疑，仍然按照预定计划一船接一船地向南岸渡过去。

我坐在小船上，看见飞机投下的照明弹离地面还有丈把高就熄灭了，炸弹不是落在北岸的高粱地里，就是落在南岸没有半个人影的沙滩上。战士们安静地看着四处火花飞溅，他们再一次亲身体会到现在蒋介石自恃的唯一法宝——美国送来帮助他虐杀中国人民的飞机，也是纸老虎，并不可怕。

过了河，在蔡楼休息一会，就向目的地前进。不过半个钟头，忽然狂风扑面，暴雨倾盆，虽然不久就风息雨小，但在那刚刚堆起不到半年的堤岸上，早由前边的人踏成了使人两腿深陷的泥浆，车固然难走，人也大半丢了鞋子，几个女同志一样打起赤脚来。就这样，很近的路程，一直走到天亮。

我走进办公室，司令员放下他的放大镜和那本很厚的军用地图，抬起头来，和善地注视着我，简短突然的说一句：

“上帝惩罚了你！”

我半天解不开这是什么意思。啊！过河后没叫队伍休息，又碰到下大雨，也许是。

这时坐在司令员对面的邓政委，抛弃了手上的纸烟头，带着嘉奖的口气向我说：

“你还有股劲儿！”

他又指着还没收拾的饭菜：

“你饿了，快吃饭吧！”

## 二、歼灭敌人，战胜黄汛

大军南渡后，从七月七日到二十八日的二十一天中，在郟城、定陶、巨野地区，连续歼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共毙俘敌人五万六千多。蒋军五十五师副师长理明亚，七十师正副师长陈颐鼎、罗哲东，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等许多高级将领，都随着他们的全军覆没，作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其中我曾亲眼看见那个矮矮的个子，狼一样的瘦脸，后脑勺上留着几根稀拉短发的宋瑞珂，这位著名“内战先锋”的威风早已不存在了，留下的只是一副令人可鄙的尴尬相。

蒋介石自然不会这样甘心，除了从南面紧急抽调援兵以外，曾几次挖堤放水，企图用这种狠毒的毫无人性的手段，来淹没我们军民。

这时正处于夏汛时节。

一天半夜里，街上又发出紧急警报：

“黄水来了！”

村里马上沸腾起来，有的扎排子搬家，也有的几家人聚进一个院子，关上门抱头痛哭，因为他们有过这种经验，黄水真的一来，就一切都完了。

这时李参谋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说：

“立即派一个排，跑步到西北二十里的地方，放一水哨，并通知部队，随时准备逃水，搞不好，黄水袭来就糟了！”

我心里打了一个冷颤。

司令员接着说：

“敌人多不可怕，黄水即少，来了也不好抵抗的。你应该知道，我们一九四二年在太行曾以军队同蝗虫作过战，结果扑灭了蝗灾。各处电话架通，随时报告水情！”

我退了出来。

虽然一切照命令布置好了，但总是提心吊胆，整夜未能安睡。

第二天清早，据报告，三堤冲垮了两道，刘司令员命令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亲率数千人马赶往抢险，钉木桩，掘泥垒土，老百姓甚至自愿把载满泥土的大车一起放进去。一直忙到下午，危险算是抵住了，军队和群众才都松了一口气。

### 三、横 跨 陇 海 路

一辆一辆的汽车，象疾电一样从四面八方开进村里来。高级军政首长们忙着开会，但不到半点钟都转去了。

于是，在八月七日开始了这次伟大的历史壮举。全野战军在百多里宽的地面上，将排除任何障碍，向南跃进。

一直打到大别山！

一直打到长江边！

十二日晚，我们到了陇海路北的古心王集（虞城），蒋帮兵力是如何空虚！你看！这样一条横贯中原的大动脉，除了听到我们的爆炸声外，并没有遇到任何正规军的抵抗。在古心王集，蒋帮的土喽罗虚放几枪，就象老鼠见猫似地窜到高粱地里去，最后又被我们的汽车司机缴了枪。

夕阳，晚霞，鸟儿飞上天空，大车轮子咕噜噜地转动，十轮卡车拖着美式榴弹炮，发出沉重的轰鸣，荷枪的战士们疾速地前进。当月亮懒懒地从云缝中爬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安然地跨过了蒋介石另一道自夸的“封锁线”——陇海路了。这是八月十三日的晚上。

过了铁路不到四十里就是豫皖苏解放区。在正分着土地的十字河村，先遇到了商（丘）亳（县）鹿（邑）柘（城）民主县政府的县长张志同志，还有许多翻身农民抬着猪肉，担着鸡，老太太们提着鸡蛋，拿着点心，都赶来欢迎我们。张县长对我说：

“群众听说咱们军队反攻了，要路过这里，多么兴奋啊！早就

准备好了。”

正说话间，一位老太太硬把几个鸡蛋塞进我的手里，真象母亲对儿子那样亲热：

“同志！快吃几个，壮壮实实在地逮住老蒋那个孬孙！”

最后，我陪同张县长到首长那里，邓政委详细问过了这边的情况，就叫我把带不了的枪枝子弹交给他，转发地方部队。临别时我紧紧握着张县长的手，他的眼睛合成一条线，嘴角早就咧到耳根了。

#### 四、通过黄泛区

到了豫皖苏，象是到了自己家，精神上好大的轻快。老实说，这几天脚走得有些痛了，心里想总会休息一下的。哪知洗的衣服还没有晒干，又是一道紧急命令：

“上午十一点半钟，向黄泛区出动，行程一百八十里。”

闷热的蒸气，直腾腾从地面升起，火红的太阳，直射在人们的背上。一点钟十里的速度不算快，但是还没走到八里，警卫团的战士中暑死亡的就好几个，还有几个晕倒了，卫生员赶快灌了救急水，休息了一下，有的同志自动把伞借给他们，扶起来又跟上去。

到周堂口还可以通车，过涡河没有费力，到了郸城集就进入新黄河的主流。没有到过黄泛区的人，是很难想象这里的情景的。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六月，蒋介石在花园口、中牟赵口决开黄河大堤，当时这里就有三十二万人民的生命财产被黄水吞没了。打这以后，每到春秋两季黄河涨水的时候，这个地区就总要遭受水灾。直到这时，蒋介石使黄河归还故道，阴谋淹毙华北解放区军民，这里虽然已成了死水，但还是一片汪洋，除了隐隐约约地看出一些坍塌的民房屋脊，和偶尔地在空中掠过的几只野鸭以外，再也看不见什么东西。即使是无水的地方，也尽是稀烂

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有的同志开玩笑地说：“大概军阀队伍跋慢步，就是准备过黄泛区吧！”于是我们这支队伍，排成八路纵队，也被迫开始练习跋慢步，步伐自然不那么整齐，跋不出来的一屁股坐下，休息一下再跋。刘司令员、邓政委开始还骑了一段马，但马脚一深一浅的，整得人马俱乏，索性也下来跋慢步。越走越困难了，于是个人与个人，班与班，连与连，展开一个大的体力互助，连大车也被人拖起走了。的确，团结互助就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从头一天的黄昏跋慢步走到第二天太阳出来，涉过了二十里的黄泛区，到达槐店的时候，只发现一辆倒霉的美造十轮卡车作了怯弱的牺牲。

## 五、抢渡沙河

十八日夜，三十里的急行军，抢渡沙河。豫皖苏二分区部队早已搭好了浮桥，我们一到就顺利通过。

天明开进贾寨。

甜甜地睡了两个钟头。

忽然想起防空及行动问题，马上爬起来用湿手巾擦了一擦已有些红肿的眼睛，跑向办公室去。

在门卫处，见到司令员皱着眉头，两手插进裤袋里，踱来踱去。参谋长一只脚跷在吉普车上，左手撑腰，右手捧脸，眼睛凝视，一动也不动。我知道他们正在思考什么问题，不能打搅，就偷偷地缩转来。走不几步，遇见了小马（通讯参谋马焕越），他劈头一句：

“你往哪里跑？”

说着，就把我拉到吉普车跟前。

司令员立刻停止了思索，转脸向我说：

“好！你也去协助参谋长！”

汽车隆隆地响了。我莫名其妙地也跟着登上汽车去。



小马这才从容地对我说：

昨夜大队伍过完后，我们机关紧跟上去，顺利从桥上抢渡，当我们一过完，浮桥就被敌机炸断，可是我们的辎重车辆、医药、弹药，还一大摊子在沙河北岸，当然一号(刘司令员代号)着急，五号(李参谋长代号)必须亲自到河边指挥抢渡。

汽车一直驶到沙河渡口，参谋长才宣布任务：

“水涨，船少，你俩将现有船只组织起来，分到两个渡口，一渡部队，一渡车辆。”

最后，他又加重语气地说：

“同志！要争取时间抢渡哟！”

“就这点事，何必要参谋长亲自出马呢？”

我一边纳闷地这样想，一边和小马分了工，驾着一只小船划到河北岸去。

谁知事情不如想象那么简单，因为昨天飞机炸沉了两只船，水手都跑光了。小马找到我，问：

“怎么办？”

两个人都想不出办法来。

不久，对岸忽然出现一队裸体的大汉，好象参谋长在和他们说什么，他们很快一齐跳到水里，象一群海鸥一样飞速地浮过来，一个高鼻子的找我分配他们任务。

“一班渡人，一班渡车，其余去修那只大船！”

我吩咐完毕，他们就那么敏捷快当地活动起来了，沉静的渡口，又立即变成了热闹场。

不到半点钟，又来了一排水手，我随即分配他们把牲口从河里浮过去。牲口一下水，就呼呼地喷着水沫，有的不用人牵就浮了过去，象一艘艘袖珍牛皮汽艇。但也有的走到中间又转回来，甚至有的被冲下二三里才爬上岸来的。

我一面招呼渡河，一面检查辎重，把一车单军衣顺手发给三百多解放战士。打开一个重箱，发现里面尽是坏手枪和破家伙，

不知是谁干的，简直劳民伤财！我把它一下扔到河里去了。好步枪、机关枪，照参谋长指示，统统发给县大队。

不住手地搬，不停脚地渡，大家忘记了一切疲劳与饥饿，直到月落日出的时候，还在奋力抢渡。

蒋机又发出刺耳的啸叫，背后的村子已经被炸起火，开始向渡口扫射了。人们刚刚想分散开隐蔽一下，站在河对岸高地的参谋长，早已拉直嗓子叫了：

“喂！不要理它，赶快抢时间，抢渡！”

于是，大家冒着枪弹，依旧奋力抢渡。

正午，所有部队、车辆、马匹统统顺利地到达南岸，先后开向目的地去。遗在北岸的，还有二十来辆再也不堪使用的大车残骸，让它去作国民党造谣公司（中央社）的“赫赫战果”吧！

走了一夜，第二天从杨埠渡过洪河。

## 六、强渡汝河

八月二十三日，我们进到汝河北岸，汝南埠渡口被敌人占据了，河南岸迎接的敌人二个旅摆好了阵势，后面送行的敌人十九个旅也很快就跟上来。我们已经走得人困马乏，又遇着这么麻烦的情况，怎么办呢？当时我们刘司令员，显出了他的杰出指挥魄力和天才，立即下定决心。他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姚官屯部队（即六纵队，其参谋长系姚继鸣同志，故取此代号）的工兵，在敌火严密封锁之下，迅速完成了在大雷岗搭浮桥的任务，接着，一个步兵团冲过河去，一下突破敌人十余里的纵深配备，把敌人压进村里去。大家是如何兴奋啊！

刘司令员、邓政委已经把指挥所前移到“姚官屯”去了。

晚上，接到刘邓首长从前边来信：

“明天不管飞机如何轰炸，大炮、机枪如何封锁，均应坚决强渡！”

张际春副政委亲自作政治动员，大家再次轻装精简。焚烧秘密文件的火焰，烧走了我们的疲劳，烧红了每个战士的心。

次日上午七时，轮到我们野战军直属队渡河的时候，任凭敌机和炮火如何狂风暴雨般轰扫，队伍象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一直冲到河南岸距渡口八里的杨湾，虽然那里也早已火光四起，烟雾冲天了。

当我立即遵照郭(天民)副参谋长命令转回汝河北岸去的时候，我仰卧在桥头的柳树脚下，五架敌机仍在继续发狂地轮番扫射轰炸，部队仍然是井然不紊地从桥上通过。炮兵们忙着拾取被飞机打落的树枝作伪装，迅速地扶着驮炮走过去。

“轰轰”的几个炸弹，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炸了几个深坑，烟雾中，我的小鬼敏捷地跳进那个自然的掩体里，叫道：“排长，这里来！”(那时机关战斗化，都编成班排，部、处长任排长，科长任班长)我顾不得理他，几步抢到三个阵亡同志的身边，取下他们身上的文件、武器，将他们的血沾了几滴在日记本上，并叫李康夫同志(警卫团参谋长)将他们掩埋，即命令随我的几个骑兵驮上伤员，跟最后一批部队一道渡河。

过油坊店时，敌人东西夹击，我们的队伍象一条坚韧的带子，紧紧地一直伸到彭店。

## 七、进入大别山

八月二十五日晚，赶到息县，准备渡淮河。因水深船少，夜间只渡过了少数部队，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水消了，大队人马才顺着李参谋长亲自指挥插标的路线徒涉。今天敌机来过几次，都失望地丢下几个炸弹就走了。

息县正南，河南岸的中途店，有两个小山凸凸，每一队过河的人，在解衣脱裤的时候，都欢天喜地指手划脚地说：

“这大概是咱们的目的地了！”